

《我无法为你读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无法为你读诗》

13位ISBN编号：9787550281823

出版时间：2016-8

作者：殷龙龙

页数：23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我无法为你读诗》

内容概要

北京鼓楼市井出来的一个诗歌怪胎

.....
本诗集收录了殷龙龙笔耕不辍三十余年的精华之作。这是一位身患脑瘫症、行动不便的民间诗人，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和写诗，执着于文字之美。诗作既有自我叙述、内心观照，对生命的思考，对亲情与友情的歌颂，亦从更高的视角俯瞰现实世界，关注人间百态、书写各色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关注小人物本是诗人写诗主要的事情。诗歌不能总描写自我，那样会陷入泥沼；也不要总是夸海口，写大题材，那样容易假大空。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用一种风格去写，未免单调，充其量是一个匠人。
——殷龙龙

获奖记录

.....
殷龙龙于2012年获得由赶路论坛、《赶路诗刊》、“御鼎诗歌奖”评委会共同评出的2011年度“御鼎诗歌奖”。

诗人推荐

.....
他的诗写得是泥沙俱下，不是那种远方派也不是纯洁派，是真正的北京鼓楼市井出来的一个诗歌怪胎。
——诗人、民谣歌手周云蓬

一个孤独的诗人在充满荆棘的生存空间努力地扩张自己的感受。他的诗中看不到半点矫情、滥情，时刻涌动着渴望生命的激情。这些陌生新鲜的语码正是来自诗人对内心的逼迫。他不是抒情的，他是追赶的。

——诗人李南

《我无法为你读诗》

作者简介

殷龙龙，1962年生于北京。早年参加圆明园诗社。1984年发表诗歌作品。1999年参加诗刊社的青春诗会。几次获得诗歌大奖。出版诗集《旧鼓楼大街》《单门我含着蜜》《汉语虫洞》。

书籍目录

醉舟——给我的祖国
自画像
小步舞曲
简介
离开家的小伙子
收废品的小伙子
说树
从剧场回来，路上
和你有关的一首诗
冬天的诗
东明胡同
银锭观山
泪水
好地方——王以培远游
旧鼓楼心迹
旧鼓楼大街
我们偶尔说的
四月
天空和脸
野游
八月印象
大隼
蚂蚁和山
我常常想
休息
看望诗人食指
换句话说
游乐园里的大观缆车
夏天
旧作拾遗
灿烂融入心髓
把原来的标题去掉的诗
隐居
中国酒吧
恩雅
漫谈
出门远行
暖冬，几首诗
切头去尾
代替
几句话
淡淡的话语
我的
一条没有名字的河叫窑坑
想你时
前海
西海

《我无法为你读诗》

真的
大龙食品店
一般般
后海
借一场风雪
洗脑
啊对，想起来了
多余的话
玻璃钟
第五声钟
长萱草
药草苦香
三行诗
打电话
分别多日
大地之情
在前海的一个酒吧
雕刻时光
春天，我一息尚存
同类
真实
分特
石头
春节回家
无题
母亲和我
六月
星期天的告别
不着边际的香山，周云蓬
蝙蝠
火锅
仿四川山歌
一条路
我不能在天上见到亲人
祈祷诗
北京故事
福杯满溢
火车小站
软肋
杨家桥村
人是人，妖是妖
榭树
倒着活
别的
满嘴跑火车
鸟诗
殷龙龙诗歌朗诵会
四月
逃生

《我无法为你读诗》

穿11月
祖国宠物
款冬
等你等到蒜打蔫
徐家汇黄昏
那是谁的心脏每天照常升起
浪诗
清秋
与栗宪庭合影
旅行
写译六行
传闲话
火车如烟
去或者留
天天飞
炒豆
十一月·水泥地

《我无法为你读诗》

精彩短评

- 1、于泥土中没有光亮，却要影响未来的生活。
- 2、殷龙龙是我中学时就非常喜欢的诗人，他的诗几乎看不出师承，完全凭借着对生活真切的体验生成的。那种独特的语感，很少见。
- 3、几丝冷酷穿透现代的路——旧鼓楼，同样和我孤独。
- 4、有人专门跟我打招呼，要我不要对这本诗集开炮。要我给个面子，不要骂这位诗人，不要在豆瓣上给打最低分。好吧。我同意了。
- 5、一个诗人关于生活与自我的思索、总结！
- 6、从后往前读，有些读不下去，就跳过了。
- 7、现实之疼包裹在词语中，如一颗颗盐粒。当词组成句段，再组成完整的诗，这仿佛是盐溶于水的过程。最后，有些诗像一杯杯盐溶液，有些诗读起来像喝完白水之后嚼到了杯底的几颗盐粒，而有些诗是盐水结成的冰块。
- 8、不是远方也不是纯洁派，一个北京胡同怪胎
- 9、翻了两天，真的是泥沙俱下，有读起来完全无感的，也有读到妙处连连称叹的。总感觉还是像青年诗人在圈子里的产物，有诗歌梦想的青年才俊倒是值得一读，前人走过的路都在诗里。
- 10、北京日常里的诗篇，鼓楼、胡同、地铁、前后海，祖国和姑娘，当然还有母亲。不惑之年的诗人，文字变得不乖张不跳脱，烟火气的温暖，写给喜欢的人，“漫山遍野地喜欢”，也穿街走巷地喜欢。无法为你读诗，因为我怕惊扰了你和这座城市吧。
- 11、很接地气的文字而不显得俗气，真实而饱含新奇的画面感。很喜欢。
- 12、泥沙俱下这个评语挺准确
- 13、写得很完美，充满了自我救赎的快感
- 14、“他的诗写得是泥沙俱下，不是那种远方派也不是纯洁派，是真正的北京鼓楼市井出来的一个诗歌怪胎。”——诗人、民谣歌手周云蓬
- 15、书做得简单、素净，是诗集该有的样子。当年读到那首《不着边际的香山》，就在网上找过作者的书。不过整本读下来，感觉都没有那首惊艳。尤其是早期的一些诗里，居然还保留了“你是岁月的泪水，我是醉舟”“我的灵感是一枚枚美丽的贝壳”这样的句子。在我的偏见里，诗人还是不能太“珍惜”自己的作品。
- 16、有趣
- 17、书评腹稿着，作为一个十几年的脑残粉，又是老北京，住过鼓楼，浪过胡同（大学都在胡同里读的），一直在想怎么以粉丝身份还能客观冷静地写评呢？千言万语都怕不够贴切写出这位美好的老诗人啊（虽然他一直在我心里是青年诗人）

1、诗歌易读，但是读懂一本诗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你看起来寥寥数字的诗歌，其实，每一字一词，写就都不容易。一个诗人的风格，只能通过他写的诗歌体现，而一首诗歌里，从来不是诗人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殷龙龙，1962年出，1981年开始写诗，1984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曾参加圆明园诗社，1997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在北京雍和宫的东边，与钟鼓楼的西后侧的一个小胡同内，有殷龙龙的家。如果是作为诗人的殷龙龙有什么被大众关注的噱头的话，是他和去年以一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余秀华一样，是一位脑瘫患者。作为一名读者，当然应该关注的是诗歌本身，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诗人的遭遇，又怎么可能从字里行间里读懂他们的苦闷呢？余秀华并非一定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殷龙龙也未必愿意做“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去”的“收废品的小伙子”，他们或许只想做一个拥有健康体魄的普通人，有人疼爱，灵魂不在漂泊，然而，写诗似乎也是一种宿命。是身体残疾无可奈何之弱势下对于精神上的强壮的一种赞歌。我们读懂诗歌，又怎么能不是对另一种人生的解读？如果巨人能飞翔，它也会失去重量。我们从生的法典，知道了死的勇敢。一种绝望：大家在锅里，挤来挤去/我和我在一起/大家在锅里，感到了绝望一种绝望之后的倔强：生于二〇六二年/之后吊在顽强的树上一种绝望之后必将重生的希望，强烈而坚强的对待生活的态度：等着吧，风暴早晚来/我早晚会见到你周云蓬说，他的诗写得是泥沙俱下，不是那种远方派也不是纯洁派，是真正的北京鼓楼市井出来的一个诗歌怪胎。我想，那是因为，他就是北京钟鼓楼出生钟鼓楼长大的，一个生活在城市，但是却被排挤出城市的北京人。虽然是土生土长的首都人，但是却未曾真的拥有一个城市人的体面，他生活的空间不断被那些更有能力更强壮更想在北京占据一席之地的人侵占，他说，银锭桥山观山，“见到山，灰灰的，被谁咬了一口的山”，后来，另一个钟鼓楼人唱，银锭桥，再也见不到那西山。城乡迷失地带，他在物是人非的钟鼓楼寻找，但是注定寻找不到自己的乌托邦。我的旧鼓楼，你也会有的。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旧鼓楼，但是也是永远也回不去的旧鼓楼。在网上看到一篇2015年7月的新闻：患病诗人殷龙龙已获15万捐款，祝福他更好，享受人间的幸福，但是却不知道这是不是对诗人的伤害，而人间的苦难，对于诗人作为一个人，又似乎过于残忍。

2、诗歌，这种文学体裁虽然不及人类史的发展悠久、漫长，但追根溯源，也可追溯到原始社会，人类通过劳动生活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活动，由最早口耳相传的形式演变成现在的书面文字进行流传。诗歌除却长诗形式外，一般具有篇幅短小、内容凝练、形式多样、结构严谨等特点。因此，近现代诗歌不论其形式、辞藻、韵律及思想内涵都十分严谨。在中国，从古体文言诗跨入现代新诗的世界发端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猛烈的文化运动新风吹遍中国大地，解放了中国文学的四肢与禁锢的精神，从此拓出了一条崭新的航道，高歌猛进。站在21世纪这个舞台上，回望过去，世界人民几个世纪以来诞生的名篇佳作像无垠的森林草地一样，令人目不暇接，欣悦无比。有没有最好的诗歌呢？这不好回答，而且毋庸置疑的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进步，人类的思想与情感同样在成长、日渐丰富，所以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更加杰出的诗作。不过，诗歌之于人有如恋人之于每个人，人人都有最喜欢的。在读过的诗中，我十分喜欢泰戈尔、济慈、聂鲁达与叶芝等诗人的诗，美国诗人庞德与弗罗斯特同样是很热爱的两位诗人。比如我就异常喜欢庞德的《在地铁车站》与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在地铁车站》列举如下：“这些面庞从人群中涌现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瓣朵朵（郑敏译）”再如中国现代诗人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读来深感诗歌的优美、丰富，使人浮想联翩。诗人是时代的诗人，时代也是诗人的时代。诗人所作的诗歌往往生发于生活的肌体，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印证、相互滋养。除了人类历史依据一些因素将诗人分门别类的无聊行为以外，诗人之间确实存有差异。当代诗人林贤治将诗人分为三类：伟大的诗人、大诗人、夸饰诗人（也可换做任何合适的称法，总指诗人中的庸才）。伟大的诗人如米尔顿、拜伦、雪莱、雨果、海涅、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密茨凯维奇、洛尔卡、米沃什、聂鲁达、金斯伯格等；大诗人有布莱克、叶芝、庞德、艾略特、史蒂文斯、奥登、兰波、波德莱尔、圣-琼-佩斯、荷尔德林、里尔克等。他说，在伟大的诗人那里，诗在人那里活着；在大诗人那里，人在诗那里活着。这个说法颇为有趣，仔细思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区别主要在于诗人作诗的初衷以及本身精神思想的高度，伟大的诗人往往关心人民，关注社会、国家的发展与人类的命运，他们生而为人类的和平、幸福、民主而思索、写作、战斗。相对的，大诗人也许在文学技艺上达到较高的水平，但作品的思想与精神内涵的格局不及伟大的诗人纯粹，更富有人性中的悲悯及无畏的战斗精神。所以产生了一个问题，和平时代是否能够塑造出富于思考、勇气与批判精神的诗人呢？有句话说

《我无法为你读诗》

，“乱世出英雄”乱世为英雄的成长与蜕变提供了时代环境与前提条件。反过来说，和平之世，英雄是否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呢？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人类社会只要不断向前，人类只要生存于世，社会问题与动荡因素就不可能消除。正所谓问题引发思索与创新，思索与创新推动社会发展，社会发展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依次循环不绝。但是有一点值得思考，一个社会或时代发生转折之际，往往风云变幻、英才迭出。举两个例子，在19世纪，俄国正值沙皇的黑暗统治时期，封建农奴制与政府黑暗统治导致了社会阶级矛盾深化，动荡不定，进而引发了1925年十二月党人彼得堡起义及后来上千次的农民工人起义。在起伏动荡的19世纪，俄国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与革命家英才辈出，是他们将思想作为武器，躬身实践引领俄国人民走向光明。同样，在中国19世纪末期到建国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经历了列强的欺凌、新旧时代的更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世界二战战火中日本的大肆侵略与国共两党之争等巨大变迁，中华民族在危亡与动荡中诞生了不可胜计的杰出人物，也是他们共同撑起了中国新的天地，创建了中国新的局面。那么，今天怎样呢？当代的诗人如何呢？他们因何在创作？我很喜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朦胧派诗人的作品，内涵深刻、文辞优美。在当今的这个和谐、和平的时代，诗人们依旧在探索时代、思考人生与社会。不过，也许宁静的生活一定程度上抹杀了艺术家的创作天才，他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自身、思考个人命运、记录描述日常生活，从这一点上来说，印证了一位作家的话：“时代在进步，文学却呈现出普遍性的颓势。”近来读了一本北京老诗人殷龙龙的作品《我无法为你读诗》，久不读诗，脑子失了灵光，因此读地极慢，读地费劲。我向来很少阅读当代诗人的作品，但殷龙龙这本诗集让我刮目。首先，他的诗歌虽然是抒发感情、描述生活的，但略显晦涩，不过这种感受随着阅读进程推进，缓缓打开了局面。《我无法为你读诗》是作者汇集三十多年诗作的一部集子，不乏佳作。从内容上讲，他的诗作大多围绕自己的生活展开，有不少抒发了诗人对家附近鼓楼的深沉感情。另有一些诗作抒情浓厚，表达了自己对一位女人（也许是妹妹，也许是恋人）的绵绵感情，令人动容。母亲是诗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她去世后，给儿子带来了深深的打击，这种深厚的母子之情，被他写进《十一月·水泥地》中。以下，我从书中摘录两首诗，进行简要品读与分析。《十一月·水泥地》在水泥地上画一个妈妈我就在她怀里睡觉妈妈，冬天不冷睡前把鞋脱了，放在旁边冬天，曾经是个童话不该发生的，不冷贫穷也不冷冬天，不该坐上一块钱的公交车一去不返终点站不该出现我不小心跌倒了跌在妈妈的怀里所抱着疼痛是那顆最小的小行星它也有一支粉笔它不发光只是活在另外的夜晚深埋，吃土影子挥之不去啊要怎样，才能画出手垫在妈妈的背后这首诗是诗人写妈妈的，彼时诗人的母亲应该已离他而去。首先，令人疑惑的是他为什么要把妈妈画在水泥地上呢？冬天的水泥地寒冷无比。冬天曾经是一个童话，冬天不冷、贫穷也不冷，这一切有违常理的逻辑是建立在母亲曾经给儿子带来的所有关怀、爱与温暖之上的，妈妈的爱足以抵抗寒冬，她若尚在，生活对诗人来说依旧是个童话。在这首诗的第一节中，诗人传达了对母亲无比的依恋与怀念。第二节中，出现了两个意象：小行星与粉笔，这两个意象可以理解为诗人想象出来，用以强化抒情的，诗人有一支粉笔，也有一直写诗的笔，这些都可以画出自己的妈妈。他渴望给妈妈温暖的拥抱，可是疼痛茫茫，不会发光的粉笔离他很远，永远隔着一道黑暗的鸿沟，何以帮他画出一双拥抱妈妈的手呢？《十一月·水泥地》这首诗以平静的笔调传递了诗人对已经逝去母亲的深刻怀念。避开了直接的抒情，却在侧面刻画出一位无私、热爱儿子的母亲。诗人的深刻性与晦涩体现在他其他一些诗歌中，此处简略列举他的诗歌《我的》其中部分内容：你不需要的，我拣来，当成宝贝。吃掉最后的文字和垃圾，诗人的爱，苦！...失败者失去了罪恶，我的时间不多，我的咒语漫天翻飞，我在桃花季节瑟瑟发抖，如何背弃，如何把一大摞书信焚毁？...女孩，你们的乳房里有什么，一些动物濒临灭绝？...我的喉结还在，我的泪水独往独来，我的贫穷不能领导你们，以及没出生的孙子的光荣。《我的》这首诗，是我认为诗人写的比较好的一首，整首诗以略带哀怨、控诉的语气讲述了诗人自己的不幸遭遇，有对爱情的质疑、人生悲哀的思索。但在最后，尽管他不能高声呐喊，却说，我的喉结还在，子孙的光荣终将掩盖、遗忘这一切。读诗人殷龙龙的作品，始于迷惘，终于豁达。是的，他算得上一个阳光的诗人。林贤治说：“生活是重要的，唯有生活才能涵养生命。”在《我无法为你读诗》这本诗集中，藉由殷龙龙的一支笔，使我理解了这句话的内涵。

3、诗歌，是多少人曾经美好的憧憬，是多少人年少时的梦。最早接触诗歌，是还在襁褓之中。听爸妈说，那时候奶奶刚刚退休，突然从讲了三四十年的课堂上下来，还有点不太适应。回到家中后，爸妈就把照看我的“重任”托付给了奶奶，一是他们确实忙于工作，没精力照看我，二也是想奶奶一个人在家有个陪伴。那时的奶奶在家没事的时候就会念诗。说来也怪，明明什么都不懂的我，每当奶奶念诗的时候，我就停止了哭闹，静静地看着奶奶，有时还会随着奶奶咿咿呀呀的说着什么。直到现在

《我无法为你读诗》

，我对孩童时期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奶奶坐在院子的躺椅上，带着一副圆框的老花镜，捧着一本诗集给我读诗。也从那时起，我就成了奶奶最后一届的学生，而这个学生，一当就当15年，直到奶奶离世。第一次认识殷龙龙这个名字，是在去年的夏天。当时有朋友转发了别人的朋友圈，是为患病诗人殷龙龙捐款的活动。诗人，一个多么辉煌圣洁的职业，现在却成了一个需要“救助”的群体了吗？后来，我了解到，这个需要被“救助”的诗人19岁便开始写诗，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中国大学生诗歌风起云涌的时代，他曾参加圆明园诗社，1997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在北京雍和宫的东边，与钟鼓楼的西后侧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胡同内，是诗人殷龙龙的家。虽然他是北京钟鼓楼出生钟鼓楼长大的土生土长的首都人，但是却未曾真的拥有一个首都人应该拥有的体面，他在这个竞争异常残酷的社会中一直处于物质的最底层，在最底层写作，在最底层生活，在最底层希冀。他用自己的视角，写尽了人间百态，画出了善恶美丑。殷龙龙的诗，第一次读往往会觉得无味，甚至是不懂他要表达写什么，但当读到第三遍、第四遍的时候，却给我一种莫名的感动。记忆仿佛被拉回到了那个奶奶给我读诗的时代。我的旧鼓楼，你也会有的。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旧鼓楼，那个也许断壁残垣破旧不堪，却每当想起便心头一暖的旧鼓楼，也是一旦沾染尘烟便永远也回不去的旧鼓楼。在旧鼓楼里，那个院子依然在，那把躺椅依然在，捧着诗集读着诗的奶奶，依然在。

4、“画的名字叫静物，诗的名字叫无题。”（《小步舞曲》）我本来是不读诗的，自认没有慧根，我本来也不知道该如何打开殷龙龙的诗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本来也不打算知道，我相信在一个诗歌普遍难以出版的年代里，能出版一本诗集，他应该是一个诗人，我只能这样想象一个未曾邂逅的人。我一页一页艰难地跋涉在诗行之中，仿佛老牛犁田一般，直到看到上面的诗句。我问自己所有的画都是still life（静物）么？这简单的一句话几乎点出了一种格林伯格式的扁平性（flatness），无论杜尚如何渴望用二维平面来捕捉下楼的裸女，每一幅画都只是一个瞬时的平面而已，他的行为被祝圣，可是那些画中的人和物都只能保持最为静谧的状态，画中万物，沉默如斯。而所有的诗都是无题的么？这可未必，以我有限的文学修养，我知道不是每一首诗都是无题，不是每一个诗人都是李商隐。至少我一开始是这样认为的。书页仍然在我指尖不停地划过，我开始试着去领会诗人浮光掠影般的世界，他的碎片下我拼接出了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是母亲，也是妈妈，是诗人的妈妈么？也许吧。可是刚开始看见母亲，她总像是诗人的背景，诗人仿佛一个想要脱离襁褓的孩子（《离开家的小伙子》）。“母亲啊，你的泪浸湿了包裹，里面存着大大小小的离别”"母亲，你没见过外面的世界，你的儿子却在地球上漂泊。”我看见的是一个壮志雄心的小伙子，他正踏上自己的英雄之旅，他要完成自己的十二项伟业，而母亲在此时只是无法掩盖脸上沟壑般的皱纹，那是大地的样子，那里能播种，那里种下的是我一生的起点。即便如此我却要漂泊在异乡的土地上，此时，我想象着他可能是个北漂。可是，并非如此。你可以看见他的诗作中大量充斥着北京的意象，他写东明胡同，这条胡同里有时间凝固的呼喊声，不知是谁在这里大喊着“龙龙”，他说是胡同喊的；他知道北京的海“只不过是一片能划船的水”（《东明胡同》）；他的诗歌里总会回旋着旧鼓楼的身影，鼓楼在古老的城市里都有，仿佛是晨钟暮鼓的回响，但龙龙笔下的鼓楼却是老北京的鼓楼，因为他的鼓楼伴着的是北京那捉摸不透的雨（《旧鼓楼大街》），龙龙的鼓楼是孤独的，就像他一样，龙龙的北京却是“巧克力味儿”的（《旧鼓楼心迹》）。他的鼓楼是他的一张皮，而你的鼓楼呢？他写前海、写西海、写后海，我越来越怀疑，他一直蜷缩在北京的一片天地之中看着一个又一个的人离他而去，他总是在追问着“中国有我，妹妹，你还去英格兰干嘛？”他的诗歌越来越走向自嘲，他嘲讽自己，他嘲讽诗人，他觉得人们离开的原因就是因为诗人：“亲爱的，你嫁给诗人吧他活不到自然死亡的那一刻“诗人的生活是清贫的，描写旧鼓楼的诗人就像鼓楼一样奄奄一息，他们属于另一个时代，我们看不见北大三角地带的诗人和诗作，以至于我跑到北大去看了看未名湖和红楼便匆匆离开，谁都知道”诗歌只能给我贫困“（《大龙食品店》），但你不知道的是诗歌还会给你”更大的野心“，是要与古今诗人比肩的野心么？”脚下的地突然被抽走你们感觉一下就可以了“写诗，他什么都没了，老婆离开了，但愿这只是一个诗人的意象，但愿诗人并未曾拥有这个虚幻的意象。他一直在与诗歌搏斗，他像是一个驯兽师，而诗歌是他搏斗的对象，但有时候，诗歌仿佛是他唯一的挚友，他与之浅斟低唱，在“春天，我一息尚存”之时，他问自己“我为什么写诗，为什么把处境搞得如此糟糕”（《春天，我一息尚存》）。他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一个人的来到，他思念她，他笨拙的爱无法传达的那个人，我们不知道是谁，是那个虚无缥缈的妻子么？不得而知。这小小的波澜之后，他似乎开始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他的诗歌中越来越多出现作为主角的母亲，他笔下的母亲就像所有人的妈妈一样“昨天，母亲找她的老花镜，也寻她的困惑。多希望母亲是个哑巴，不再这样唠叨”（《母亲和我》）可是，诗人也像所有的孩子一样

《我无法为你读诗》

，一面嘀咕着自己与母亲的陌生感，一面却又在担心“我和母亲在一起母亲和衰老在一起”到此，我已经嗅到了一丝丝阴冷的不祥之兆，悲剧并不会等到结尾，命运总有预示，诗人毕竟是他诗作的上帝，终于他写下了《我不能在天上见到亲人》“想起去世的母亲，那些我们相依为命的命”“母亲，我天天祈祷低于天空的是今生，愿你的灵魂永生”（《我不能在天上见到亲人》）“我活着，母亲活着我死了，母亲仍然活着。生生死死，不过隔着一张清明的桌子”（《四月》）读到诗歌最后的篇章，开始变得冰冷，我知道这凝结的都是他对母亲的思念“在水泥地上画一个妈妈我就在她怀里睡觉”（《十一月·水泥地》）掩卷，我突然对这个孩子般思念母亲的诗人充满了兴趣，但是，这也许是我最大的错误，我原本是因为他，作为诗人的他而读完了一本诗集，在一个秋日的午后，迎着不那么暴烈的日光，端着一杯咖啡，尚有余温。可当我知道他是余秀华一样的脑瘫诗人时，我的目光开始变得浑浊，我像所有的人一样带上了有颜色的眼镜，我开始充满了悲悯，充满了对于自己过于苛刻的悔恨，我不自觉地用一种侮辱的眼光看待他，而他完全可以作为一个诗人，站在我的面前，不畏不惧。我错了，诗歌本就应该是无题的，每一首诗的题目是那样的随意，因为他不愿让你看见诗人，诗歌正是因为普遍性而让亚里士多德举得高于历史不是么？诗人之名本就应该书于水上，我何必执着？在秋日这样一个安静的午后，我迎着阳光，轻轻地念起诗来，我可以为你读诗，无论你是谁。

5、唔——通常来说，越是简单的话，越值得玩味，“唔！”一个字，你想半天，发出这个音的人，到底是快乐，还是烦恼，到底是忧愁，还是愤怒，总要引人琢磨一番的。当一段话带上音乐性，带上象征意义，我们说它是诗，当然现代诗可能是完全摒弃韵律的音乐性的，可我们还是会在字里行间，咂摸它的韵味。好了废话少说，依然如故，对着诗，强作解人，才不是我愿意当为的。我只感觉，却不想明白它的意思。不明白，我不明白，我就是不明白，这也就是一首诗的真谛了。你从山间来，带着兰花草。发散讲是野趣，是愉悦，是故乡泥土的清芬……但你如若不屑为此，我只想明白我所看到的，也无非就是旅人、一束兰花草仅此而已，如若不然，脑海里勾上幅风尘仆仆……还是废话，废话太多，转为正题，我在说一本我正在看的书《我无法为你读诗》，是的无法读，不可读，诗人到底想表达什么，他自己知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幻化的文字，总是有点精巧：“黑黑的山抱着我，我总认为它是我多年以前的一个叔叔，教会我怎样享福。”山不是朗润的，叔叔不是于勒，只有山，黑黑的，罩在心上，过几许时间，快快不去，你响着的脚步，闻着的花香，因为胆小吼一首歌，然后四面传来笼罩的声音，“唔——幸福”，这种生活经验是很真实的，无论是你走山路还是走夜路，都会笼罩其中一种未知的惶惑，但是过了这村，踏过这店，又欣然的回忆这次经历。说险不险，临事时的不安，统统都转为内心的欢愉，然后张口细说，哪怕听者不堪耐烦。说一点具体文字的，殷龙龙的诗是颇能把意象口语化、形象化的。“我的兄弟啊再次醉倒，一把一把的/日子往外漏。/你看见我们的命正在加盖子”漏出的酒，滴答的时日，即便无韵无角，也让人感觉到一丝音乐性；“于是落叶击碎了秋天……此生总能见到几场大雪，在雪中总能让出地方，等你回心转意。”柳暗花明也不过如此，从诗来说，人类的情感表达，已经被说尽的情况下，或奇诡，或平素……都是尝试着歌咏，点染点儿生活味，气息里带上家长里短，好读，不夹生，未土洋结合。写诗不易，趣味贫乏，写诗很易，断句即诗。易与不易，轻轻叹息“唔——”

6、随着现代化生活节奏加快，碎片文化渐渐占据了我们的阅读时间，很少有人静下心来欣赏一首诗歌。去年，以一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横空出世爆得大名的余秀华让人们记起了诗歌，今年，同样是身患脑瘫症、行动不便的民间诗人殷龙龙推出了笔耕不辍三十余年的精华之作《我无法为你读诗》，再次引起世人的瞩目。这是一本特立独行的诗集。作者殷龙龙的写作风格独树一帜，没有固定模式，用民谣歌手周云蓬的话说：他的诗写得是泥沙俱下，不是那种远方派也不是纯洁派，是真正的北京鼓楼市井出来的一个诗歌怪胎。殷龙龙的诗真诚朴实，发自内心，仿佛是一种排遣孤独的方式。在文字里，身体之苦与内心之苦会得到一种宣泄。书中有一首诗，名为《同类》，真切地呈现了他的苦楚：“我从来就不是正常人/我肯定没出息/蓬头垢面/鞋子又脏又破/和人们说话总要多花样百出/从来不会一语中的。我的哪些话得罪了他们/我的父母有什么过错养了一个废人/我的前生是否和一个女人相爱/她在今天这么折磨我/麻木、痛苦/我不能理解我的不惑之年。不会走路/从而失去很多乐趣/失去尊严/和做人的权力/什么都不会/最后失去你。”言辞间脱离了脱离无病呻吟风花雪月的小家子气，毫不隐晦地道出了自己内心的痛苦。但他并没绝望，诗的最后，他写道：“做你能做，想你所想/我知道终点在哪儿/上帝不会把幸福都给我们/只要在崎岖的路上休息一会儿/等等后面的同类”，反而道出了苦难生活中的一抹亮色，现出了诗歌的光泽。作品中还有不少描写爱情的诗，比如《想你时》：“想你时水开了/表妹跑出去/想你时儿子正放学回家/想你时，院子就乱/想你时母亲午睡，父亲的股票在上

《我无法为你读诗》

升/想你，长出了尾巴/想你，中国复活了三个人/想你，想你/我不想你的时候，你是谁”。细腻深沉，直抒胸臆，表达了丰富的情愫，具有语言的力量与感情的深度。殷龙龙他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和写诗，既有自我叙述、内心观照，对生命的思考，对亲情与友情的歌颂，亦从更高的视角俯瞰现实世界，关注人间百态、书写各色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用他自己的话说：关注小人物本是诗人写诗主要的事情。诗歌不能总描写自我，那样会陷入泥沼；也不要总是夸海口，写大题材，那样容易假大空。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用一种风格去写，未免单调，充其量是一个匠人。因此可以说，他是在诗歌里过着独属他的慢时光。想把这本书推荐给那些曾经迷茫和奋斗过的青年朋友，想告诉他们，梦想并不遥远，即使无法说出口，也可以潇洒地以行动去实现。

7、大约是13年前吧，第一次接触到殷龙龙的诗歌，在当时东北的《诗潮》上，当时正是做文学青年的时候，也疯狂地读过一点诗歌，虽然也在一些牛逼的纯文学期刊稀里糊涂地发表过零星的几篇叫诗歌的东西，但真不懂，至今也觉得应该未曾入门吧。诗歌是个玄妙而又私人的东西，好像刘年曾说过，不敢说好不好，只敢说喜欢不喜欢。殷龙龙的诗歌，我毫不犹豫地喜欢着，这么多年在现实里被碾压得血肉模糊，蝇营狗苟地活着，幸好有诗歌，有殷龙龙的诗歌，让人觉得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周云蓬说龙龙的诗写得泥沙俱下，不是远方派也不是纯洁派，而是北京鼓楼市井出来的一个诗歌怪胎。这是一个诗人评价另一个诗人老友，不免偏袒或溺爱。从读者的角度我不以为然，怪才当然谈不上，但确实清新不俗，有种都市乡村人的无为在里头，我读出元好问说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那种素净自然，还有三分悲凉里憋着七分热情的别样情绪。《我无法为你读诗》收入了殷龙龙出道以来的上百首诗歌，这些诗有点不修边幅，从文本上说，有的像俳句，有的稍微长一点，还有组诗形式出现的。主题也并不非常统一，像一锅乱炖，各种佐料，食材都往里丢，读起来突兀，阴晴不定，但或许这种呈现更接近诗歌的本质，诗歌毕竟不是阅兵方阵，它就应该不是朝着一个方向行走，它们就像在大地上漫无目的的穿行者留下的痕迹，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从前往后，我用一个上午就顺下去了，殷龙龙30年的作品，被人一个上午就读完了，真好像有点不尊敬，但其实是怀着虔诚之心在读，读的时候心里默默地投影出一个在小卖部里写作的人，马路上汽笛嘈杂，各种方言混杂，时不时有人驻足小店喊一句：老板，来一包烟。这样的情景或许只是我个人对《大龙食品店》的一厢情愿的脑补。这些诗没有落款的日期，还真是遗憾，我无法知道他从前悲伤，还是现在更悲伤。这些被时间遗忘的寓言，忽略时间的刻度让它们变得不那么完整或放之四海而皆准，唯独可以共鸣的是那些淡淡的悲伤，自嘲的失落，藏在大量的句子中，即使转瞬即逝，也被我抓个正着。“我们像炭火上的羊盐，孜然，烟雾缭绕，直到天亮”“我学会了用泪水取暖用思想淫荡”“生命弱小，无法穿在身上大地沧桑，收下去年的红糖”看得出来，殷龙龙不是用诗歌泡妞的好手，这真让人沮丧，在文艺女青年扎堆的北京，他只敢顾左右而言他，不痛不痒地说：“我们在一起是一座岛两条遥远的眉毛”但表面还要牛逼哄哄地说：“我有两个女友，一个叫范一，一个叫安力。”鬼才信你有两个女朋友。在殷龙龙的诗里他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关于母爱，或说与母亲的对话，成为殷龙龙诗歌里极其稀缺的一点温馨。这多少化解或说淡化了他诗歌里散发出的忧伤的情绪。殷龙龙是个孝子，至少在他的诗中是这样，他无数次在诗里呼唤母亲，看得出来诗歌之外，母亲或许是他很重要的情感港湾，远远超过那些美丽的不爱读诗的姑娘。“母亲，你没见过外面的世界，你的儿子却在地球上漂泊。”“母亲的菜团子热气腾腾搅粥的声音带着冬天的香味一起飞。”“我和母亲在一起母亲和衰老在一起。”当然，殷龙龙也有爷们儿的时候，偶尔也敢扯着嗓子喊一句：“我在北京放鹰一百年不尿你”但更多的时候，从他的诗里我想象出的他，就像巷子口沉默的磨刀匠，在霍霍声里，给每个红尘男女擦掉那些深藏在骨子里的锈迹斑斑，希冀把他们内心灰蒙蒙的人生擦亮。

8、殷龙龙在《旧鼓楼心迹》里写：我的旧鼓楼，你也会有。说起读诗，我努力的回忆，最久远的记忆停留在六七岁。我并不是个勤奋的人，每天放学后被爷爷捉来背诗，用的是粉色封皮的《小学生必备古诗三百首》，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它的样子。童年的记忆已经斑斑驳驳，于是，关于夏天的记忆就只剩下了知了、爷爷、大红果和古诗三百首。那时候家离学校很近，不到15分钟脚程，那时候爷爷也还健硕，每天到学校接我放学。回家路上是例行的“复习”时间，不仅要熟练的背出前一天背的古诗，还要讲出诗背后的故事。不过这倒是我最不担心的事，因为爷爷讲的那些故事足够吸引我。在那段时间里，我背会了骆宾王的鹅鹅鹅，也了解了写鹅鹅鹅的骆宾王，我会背着小手跟爷爷一起唱敕勒歌，现在想想，那个调子大概是爷爷自己编出来的，不过长在秦汉故里的爷爷编出的调子想想应该不会太离谱。爷爷的家乡在陕西省宝鸡市，我曾在2012年回去过一次，那个时候爷爷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便没有同行。临行前，爷爷嘱咐我，让我带一块石头回来，一块从自家窑洞后流过的灞王河里的石

头。爷爷是家里的长男，小时候受了很好的教育，后来调到北京工作。这在爷爷出身的小村子里算是很见过世面了。爷爷最常讲的一句话便是：要多读书，读书总是好的。车开了两天，一路上我搜集了所有关于陕西的印象，构想出了一个弥漫着油泼辣子的香气的、人人会唱秦腔的场面。当我真正踏上三秦大地，我是真的有点儿傻眼。爷爷故事里泥泞的小路已经修葺，曾经因为贫瘠而无法耕种的土地架上了棚，种满了更易成活、价格更高的猕猴桃。舅爷说，一切都变了，都在变好。舅爷是新中国的大学生，回家乡当了村官。我问舅爷灞王河还在吗？舅爷打发儿子带我去看。舅爷的儿子，在辈分上我应该叫他叔叔的，但他没比我大两岁，叫叔叔我俩都别扭。我问他灞王和名字的由来，他说他也不清楚，回去可以问问村里的老人家。我想说我知道，在爷爷的故事里，河边的黄土垄上曾住了一位英雄。但是我终于还是没说，在当地人面前谈论对他家乡的熟悉是愚蠢的。于是这样默默走了十几分钟，当灞王河带着丝丝凉意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又有些傻。这并不能算是河。一层浅浅的水穿在河底的石头上，断断续续的。河里没有鱼，晒干的水草紧巴在一起，变成脏脏的墨色。舅爷的儿子说，在雨季，这河里是走船的。我不置可否，捡了几块卖相尚可的石头。临走，我望了望远处的黄土垄。回到北京后，我把灞王河里的石头给了爷爷。爷爷看了看，随手扔进的家里的鱼缸。我问爷爷：这样会长苔藓吧？爷爷说：嗯，会长吧。殷龙说：我的旧鼓楼，你也会有。爷爷的旧鼓楼，大概就是一块泡在水里的，长着苔藓的灞王河里的石头吧。

9、拟人化，是作者看待几乎一切景物的方式，从一棵树，到整个北京。或许这天然就是他与外物拉近（保持）距离的装置。比起其他人，他和大地上的事物更多地共处：“我的心迹/这些简单的句子蚂蚁也懂。”（《旧鼓楼心迹》）诗人与自然物的沟通和共情大多是本能的，然而形成对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则往往面临断裂的危险：“那时，我回头看见/一座桥/在空气中不是在跑/而是失踪了。”（《夏天》）失去联系的隐喻或直言，几乎出现在每一首涉及他人的诗歌里。在这相对静止的生命和身体中，诗人得以冷静洞察一切飞速运动的事物——历史、国家，甚至作为群体的人类——它们何其孤寂。个体的无力感和社会历史的急速成毁形成对照：“我把手拔出，/没有谁能在两千年逗留片刻！/远方摇晃着，/酝酿一场革命……/最后的暴风雨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了，/或没有。”（《几句话》）而在彻底的变革到来之前，每个人的一生，对于日益狭小的生存来说，已足够沉重。当它们全部加起来，却又轻如草芥：“人们晒太阳，码蜂窝煤/生老病死/勺上雁么虎/把所有昆虫送回家/那些大白菜没把你邀来……”（《北京故事》）虽然具体意象的选用和语言的节奏与海子的诗歌不同，但这样的诗句，将人和看似微小的自然物、日常琐屑并列，制造了人性世界和非人性世界的蒙太奇，多少让人也想起海子的声音：它们同样是对一个荒凉寂寞的世界发言。在同一首诗里，诗人更加频繁地使用了北京方言，但这也使得词语显现为破碎的团块，它们和这个城市破碎的记忆搅动在一起，令读者隐隐地心慌。我特别喜欢的一首诗是《玻璃钟》，那老旧而缓慢的气氛让我们逼近窒息般的甜美：“我们要像小动物一样活着，呼吸/沉闷的天气嗓子冒烟/这么单调：慢慢地爱，慢慢吃药”。我不知为何，立即想起电影《找乐》里老北京老韩头的的生活，特写镜头中，他寂静的酒瓶、酒杯、花生米和木桌；又想起另一位老人，那是我经过世的外公，他也曾有一座钟放在桌上，三四岁的我呆呆地看着它不可言说的神秘。这些朴素的细节，正是诗人所写到的：“其实过去的情感怎么盖都暖和”，它们“倾尽了我们的热望，/我们的生命”。对于或多或少有着某种障碍的许多个体来说，那些美好的事物，令我们也常常赞同殷龙龙的感受：“应该伸出脚，直接去碰/应该伸出舌头爱它们”（《蚂蚁和山》）。诗歌就是我们伸出的脚和舌头。倘若在现实中，某物尚未得到，也不必遗憾，因为在昏昧的尘世，万事也并不如我们的理想的美丽。

10、身边爱诗、写诗、读诗的人不在少数。报社中既有像秦晓宇大哥，夏老师这些优秀诗人的存在，又有对诗歌讨论充满热情的诗评朋友，早两年我也曾抱着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向夏老师请教，时常以成为青年校园诗人为目标。但品读时觉得是精致玩具的文字，到了鄙人笔下就屎尿屁不如，遂灭了诗人梦。回头再看如晓宇大哥般以诗歌荷戟执盾者，真是英雄者也。我对诗歌的最初理解是来自我父亲，在我七八岁，大字尚不识几个的时候，父亲使用他那一嘴胶东话教我硬背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沙扬娜拉》，后在初中第一次看到书本中的《再别康桥》时，对应着父亲方言版的口述，我留下了一身冷汗，也是那次经历让我对于学习普通话有了极大的热情...我父亲是八十年代在山东大学读书时，加入了大学的诗社，并自费出过油印的诗集。在父亲嘴中，八十年代的大学是草地、啤酒、香烟和诗歌。八十年代像是诗人的圣地，像是父亲的青春。我并没有亲身感受过那个年代的火热，也只能从书中和长辈的口述中，知晓那时候的事物人情。这也成为了我对于了解八十年代的一个契机。提起八十年代，那不能忽略一个诗社，而这个诗社也正是《我无法为你读诗》的作者殷龙龙一生都

无法摆脱的标签，圆明园诗社。说起作者殷龙龙，就不得不提圆明园诗社。那是八十年代，北京一批青年诗人成立的诗社，并自办民间诗刊《圆明园》，本书作者殷龙龙也正是其中一员。在大学时，我曾拜读过其中几位诗人的作品，当时只感到这诗群中，多是风格迥异的个性化诗歌，我本又不是个能读透诗歌的英雄人物，也就权当消遣，并没去过多了解。当时多读的是戴杰的诗，对于殷龙龙并没太深的印象。第一次开始对殷龙龙的诗作感兴趣还是缘于民谣。在听周云蓬的歌曲《沉默入迷的呼吸》时，发现他在歌后念了首诗，听朋友告知，是殷龙龙赠与周云蓬一首名为《不着边际的香山，周云蓬》的诗作。“如果我们走了很长的路，来看你，云蓬，半山腰有没有歇脚的地方，我实在累，就像这上坡、下坡的时代。你说快到了，你说不着急，我们都要等着自己。”我对于诗多是感受，当时对于诗与歌并行迸发出美丽很是感动，也就记住了殷龙龙。在报社的年月里，我和小岛时常喝酒厮混，感到自己已是要醉倒时，时常念叨诗中一句：“我的兄弟啊再次醉倒，一把一把的日子往外漏”感谢的是，因得以报社之助，我确也把我大学变成了草地、香烟和诗歌，还有女孩。那时对于读诗写作，我以为我们正要开始，不知那更像是结束。现今，时常读诗的日子已经离我远去，告别了报社，告别了大学，就像是父亲告别了他那风华正茂的“八十年代”。现今，女朋友也不再是可以瞎抄两句诗歌就能哄得眼圈发红的女孩。读了《我无法为你读诗》，更多的是自我感慨，更多是依然觉得自己不自量力。像极了书中一句：“冬天的雪迟迟不来我也没办法覆盖整个早晨”。

11、最早读到殷龙龙的诗还是在周云蓬主编的民刊《低岸》创刊号上。多年以后，周云蓬成为著名民谣歌手，而殷龙龙仍在靠捐款过活。“你们替我朗诵/替我说出我的心里话”（《代替》）朋友曾这样描述殷龙龙：“他的话是以字来计算的。最多的字可能就是成语。”新媒体时代的诗歌传播从博客转移至微信，一向小众的当代诗歌终于借助行业“精英”之声获得大众青睐，“为你读诗”成为颇多上班族追捧、消费的精神快餐。患有脑瘫症的殷龙龙却以诗集名自况：“我无法为你读诗。”既是事实，又是姿态。整本诗集除了《旧约·传道书》的一段引文之外，再无多余的话，简洁而素净。去年，一位同样患有脑瘫的女诗人突然走红。媒体记者一波接一波地来，她的诗集也一本接一本本地出。而殷龙龙依旧过着流浪汉的生活，画着他的油画。作者简介短短几行：“殷龙龙，1962年生于北京。早年参加圆明园诗社。1984年发表诗歌作品。1999年参加诗刊社的青春诗会。几次获得诗歌大奖。出版诗集《旧鼓楼大街》《单门我含着蜜》《汉语虫洞》。”殷龙龙是北京“圆明园诗社”的元老级成员之一，亲身参与并见证了1980年代诗歌运动的起落，大仙曾在文章中如此回忆：“1985年3月15日，春寒料峭夜，我穿着‘纯毛舍味呢’中山装和九寸裤口的‘弹力板丝呢’喇叭裤，前往鼓楼外大街拜访殷龙龙。龙龙二话没说，就把我带到‘圆明园诗社’军师刘国越的家，在六铺炕刘国越的家中，我聆听了‘圆明园诗社’社长戴杰激情澎湃的诗歌鼓动，从而跃跃欲试想大干一番诗歌运动。后来，3·15这一天，成为‘打假维权日’，我也从这一天开始，正经八百投身到热火朝天的现代派诗歌浪潮中。”熟悉中国当代诗歌圈的人不会对他的名字感到陌生。三十多年来，殷龙龙就像一颗坚硬的石子，顽强地在中国底层写作、生活、祈祷、信仰。对于诗人殷龙龙来说，病痛及其带来的绝望从来没有成为他主动向外展示的伤疤，他所做的，只是在语言中超越，用自嘲克服内心的孤寂和凄苦——“寄生于世/我没有缚鸡之力”（《漫谈》）“前世作孽，今生只得了，得了脑瘫/人间竟容我活了这么大/并且歌唱、吟诵/我该感谢谁”（《西海》）；“殷龙龙是一种荒谬：他写诗，反而不会读”（《借一场风雪》）“天生孱弱，说话那么费力”（《玻璃钟》）“我在吃草，孤独是根”（《雕刻时光》）“我为什么写诗/为什么把处境搞得如此糟糕”（《春天，我一息尚存》）殷龙龙的诗有着冰冷现实的真实质感，强大的灵魂力量取得对于技术主义的绝对胜利，一切诗句都犹如季节轮替，昼夜循环，层层剥开生命之核。除了他写给周云蓬的那首神作之外，我喜欢的还有这首《泪水》：我捉住了公园，头脑变得清醒，全身舒适，如同一道阳光。坐在石头上是一种幸福，捧着自己的脸，我的双手颤抖了，透明了。公园本来不会流泪，它是借来充数的，早晚要还。在冬季，我望不见它的背部。一些不知名的树，陆陆续续围过来。和我一样，它们喜欢一生寂寞，喜欢短暂的黄昏，如同节奏缓缓的祷词在世间回响。我回头看见阳光滚下山坡，山坡上的灵魂则慢了一步；我想起从前的苦，那些撒在林间的种籽，一天天长大、成熟。心头涌起饥饿，涌起遥远的海水。上帝啊！海水是残缺的，和完美的风各自发光。公园本来不会开玩笑，它脸色苍白，和谁吵了一架，于是天就黑了，就有股味儿无声无息地散开，不影响周围的花草，却能赶走所有凶猛的野兽。此时，我们坐在一起坐在幸福的石头上，我们心里都明白：现在的生活不尽如人意，有一段安定的时光也就够了。换句话说：我只能写作，写右手的麻木，没有可能进入优秀，优秀把泪水冰冻，插在大地上，自始至终；一种变形的语式。灰色的天空将升上去，带走我。这首诗的语调舒缓而平静，有着临终前的慈祥与坦诚。坐在石头上的诗人幸福地融进阳

《我无法为你读诗》

光，“公园”和“不知名的树”都是他的朋友。尽管“现在的生活不尽如人意”，尽管“没有可能进入优秀”，但代替抱怨的是赞美和祈祷，“海水是残缺的，和完美的风各自发光”。这样的句子没有任何装饰，却能直抵生命的终极。“祖国”，也是殷龙龙诗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作为一名中国公民，殷龙龙的写作从不回避对于公共生活的介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有大量诗作无法被收录进这本公开发行的诗集，不过有心的读者自可以去他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inlonglong008>）阅读。这些年，殷龙龙承受的不只是身体的障碍，还有“祖国”施与的阴影。据他的朋友透露，由于政治立场问题，他已经被取消了低保待遇，这对于一个几乎只会写诗、作画的残疾人来说，不啻雪上加霜。好在江湖冷暖，殷龙龙心知肚明，正如他写过的那样：“我是北方的兄弟，酒和民刊结成的生死”（《药草苦香》）。

《我无法为你读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